

水墨插图版

知青

〔下〕

梁晓声 /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知青

[下]

梁晓声 著

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知青 / 梁晓声著; 李耀春绘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6.1

(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: 水墨插图版)

ISBN 978-7-5153-4000-5

I. ①知… II. ①梁…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96751号

策 划: 李师东

责任编辑: 万玉云

书籍设计: 瞿中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营 销 部: 010-57350364

媒体运营: 010-57350395

编 辑 部: 010-57350405

雄狮书店: 010-57350370

印 刷: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990 1/16

印 张: 75.375

图 幅: 19

字 数: 101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4000

定 价: 126.00元(上下册)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目录

001	第 十 八 章
023	第 十 九 章
044	第 二 十 章
066	第二十一章
089	第二十二章
114	第二十三章
137	第二十四章
160	第二十五章
180	第二十六章
201	第二十七章
219	第二十八章
239	第二十九章
260	第 三 十 章
282	第三十一章
304	第三十二章
325	第三十三章
345	第三十四章
364	第三十五章

385	—	第三十六章
405	—	第三十七章
423	—	第三十八章
441	—	第三十九章
457	—	第四十章
479	—	第四十一章
501	—	第四十二章
522	—	第四十三章
543	—	第四十四章
565	—	第四十五章

第十八章

没有风。大雪便安然地、静静地飘落着。

哈尔滨郊区某墓园在雪中显得更加寂静。

齐勇站在弟弟的碑前。碑前放着的一个苹果、一个梨和几块蛋糕上，落了薄薄的一层雪。

忽然，他听到背后穿着棉鞋踏在雪地上的吱吱声。

转身看去，见是“小地包”在墓碑间走来走去。

他边走边仔细辨认每块墓碑上的字，并没发现齐勇。

“小地包”退行着，一不小心，撞在齐勇身上。他转身看是齐勇，表情一时很不自然。

齐勇：“我以为这么大的雪，就我自己会来这种地方呢。”

“小地包”：“我也这么以为。”

“你为谁来？”

“为你弟。”

齐勇朝弟弟的碑一翘下巴：“就这儿，跟我弟说几句话吧。”

“小地包”：“好吗？”

齐勇点头。

“说什么呀？”

“随便。”

“小地包”凝视着碑，动了几下嘴唇才说出话来：“小弟，对不起。现在我说什么也是晚了。现在我和你哥成了好朋友……”

他看齐勇一眼，齐勇点一下头。

“小地包”脸上淌下泪来：“那现在，你也就是我弟了……弟呀，春节快到了，我给你寄过去些钱、粮票、布票……别记我家人的仇啊？往后你那边如果缺什么，梦里跟我说也行……”

他蹲下，解开书包，从里面掏出些花花绿绿的纸，打算把它们点着时，却发觉没带火柴。他抬头看齐勇。齐勇也在他身旁蹲下，拿过他手中那些纸，那是些画的钱、粮票、布票，而且面额都特大——人民币一万元、粮票一千斤、布票五百尺，还有肉票、豆类副食票。

齐勇：“你画的？”

“小地包”：“求人画的。画一张五分钱。本来在兵团时，想求沈力给画来着，那时我就决定了，如果探亲假批下来，一定到你弟的碑前来……”

齐勇打断他：“沈力画得肯定比这像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你信这些？”

“有时候信，有时候不信，这时候，我挺信。”

齐勇默默掏出火柴，划着。“小地包”拢住火苗。齐勇将那些纸一张张地点燃，那些纸滋滋地烧了起来。

齐勇：“一下子寄过去这么多，也不知我弟在那边会不会遭到嫉妒，挨批斗。”

“小地包”：“不会吧，听说人到了那边，回想起这边做的一些错事、坏事，没有不后悔的。”

“但愿吧。”

二人烧完了纸，并肩离开墓园。雪花从天上静静落下来。

“小地包”：“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……”

“讲。”

“那就是，希望有机会救你一命。”

齐勇：“你已经救过我一命了。”

“小地包”：“那次不算。那次究竟谁救谁，是说不清楚的事儿。”

“你就当是你救了我一命，不行吗？”

“我也常这么对自己说，可是不管事儿，那个愿望还是特别强烈。”

齐勇站住，认真地瞪着“小地包”：“不许你以后再有那种愿望！”

齐勇用力搂了一下“小地包”的肩，二人又并肩向前走去。雪地上留下两行亲密的脚印……

呼啸的列车在黑夜中穿梭。

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过道里，赵天亮和周萍守着他们的大包小包并肩坐在地上。

赵天亮：“如果觉得这儿冷，咱们回座位上去。”

周萍：“不，坐这儿挺好。”

赵天亮：“坐这儿有什么好？”

“跟你说什么话，只有你能听到。”

赵天亮握住了周萍一只手。

一丝甜笑挂上周萍嘴角：“你要是想握我手，我就敢让你随便握着，不怕被别人看到。”

赵天亮不由得轻轻亲吻她的手背。

周萍：“要是坐在座位上，你不敢这样吧？”

赵天亮笑了一下，点头承认。

周萍吻赵天亮脸颊。

赵天亮看她，她眼睛亮亮的，幸福地微笑。

赵天亮：“关于咱俩的事儿，孙敬文给我出过一个主意。想不想听？”

周萍点头。

赵天亮：“他说，我还不如干脆把你娶到七连，那你就成了兵团战士的家属。还说咱俩的家要由我们男一班的知青亲自盖，要盖得高一点儿，开间大一点儿，还要亲自为咱俩围一块自留地。”

赵天亮又扭头看周萍，见周萍也正充满憧憬地注视着他。

周萍催促地：“说呀。”

赵天亮：“他就说了这些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就那么决定。婚姻法规定十八岁就可以结婚，咱俩都过二十岁了，何况还有班里的那帮哥们儿支持我。”赵天亮一转身，扳住周萍双肩，冲动道，“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周萍却摇了摇头。

赵天亮：“不愿意？撒谎！你刚才那么认真地听我说，证明你心里是愿意的！”

周萍：“我是愿意听你那么说，可是并不愿意你那么决定！”

赵天亮：“其实……你不爱我？”

“很爱。”周萍又在他脸上吻了一下。

赵天亮的双手从她肩上放下了，失望地：“如果我不那么决定，怎么能向你证明我是爱你的？”

周萍：“你已经证明了。再说，我也完全感受到了。这就足够了呀。这已经使我觉得幸福了。”

“可是我要使你早日离开山东屯。”

“可是如果我同意了，你很快就会因为你的决定后悔的。”

赵天亮：“我不会！”

周萍：“你会的。想想吧，那你就不再像一个知识青年了。如果一两年后我生了孩子，你就当爸爸了，你就会每天每月每年都为咱们的小家庭操心不止，劳碌不止。即使你自己还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青年，别人也会渐渐不把你当知识青年看待了。”

“我不在乎！”

“你会很在乎的。你不像我。你成分好，出身好，你以后的人生，也许还有很多机会，我不想拖累你。”

赵天亮：“别说了！”他有些生气了。

周萍：“有些话，我现在必须跟你说明白。你不要把山东屯当成一个火坑，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，不要非要求自己充当一个拯救者。你在山东屯待过些日子的，那里不能算是火坑对吧？那里不止我一个插队知青对吧？那里的老乡从解放前就在那里生活着了吧？我们这一代人中，绝大多数都是插队知青，而不是什么兵团战士。别人能吃得了的苦、受得了的累，我相信我也能吃能受。别人能经受的命运，我相信我也能经受。我不需要任何人为我作出牺牲自己利益的决定。”

赵天亮从地上站起来，走到过道另一边的窗子那儿去了。

周萍也站起来走过去，从背后温柔地搂住赵天亮的腰，将下颏放在他肩上。平静地：“我不能那么自私，我不能……”

赵天亮：“那……我们现在这算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们在爱。就目前来说，对于我，有爱已经使我感到很满足了。以后你要常给我写信，有机会了，就常到山东屯去看看我。我因为什么事伤心难过，你要好好安慰我。我不够坚强、软弱的时候，你要善于鼓励我啊？”

赵天亮分开周萍手臂，缓缓转过身：“你变了。”

周萍嫣然一笑：“我也觉得我变了。”

赵天亮情不自禁地搂紧她，热烈地吻她。

赵天亮和周萍转头，只见一名年轻的列车乘警站在他们旁边，一脸严肃地挥着手。

另一名年轻的列车乘警出现，制止地：“哎哎哎，干什么呢！这是列车，成什么样子！”

赵天亮大窘。

周萍却回头笑道：“如果你肯走开，就没人看见我们在亲吻了。”说罢搂住赵天亮脖子，热情地吻他。

乘警生气地：“我不许……”

这时，女列车长走过来，小声对乘警说：“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，注意力要放在可能是小偷的人身上。”说罢，便轻推着乘警走了。

北京的冬季没有东北那么冷，无雪的天空很是晴朗。微温的阳光远远照在赵天亮和周萍的身上。他们拎着行李，走到一个军队大院门前。

周萍望着站岗的门卫，怯怯地：“要不，我别去你家了，我还是回火车站去吧。”

赵天亮：“说好了的，我负责给你买票，你在我家住一天，不许变！”他说着，便一个人走进传达室。

传达室里，一位老者正拿着茶缸喝水，见赵天亮进来，有些惊喜：“嚯，我当谁呢，这不是天亮嘛！淘小子回来探亲了？”他朝窗外一看，“那姑娘是谁呀？”

赵天亮：“战友。大爷，您跟门卫打声招呼，让我们进去。”

“战友？穿这么一身，你就以为你也是军人了？又没领章又没帽徽的，还战友！对象吧？”

“不是。真是战友。”

“不说实话，那我不替你打招呼。”

赵天亮无奈地：“好好好，是对象。”

赵天亮和周萍拎着行李走到赵家门前，赵父正在打太极拳。

他虽然看不见，却直觉地感到有人在看他，便立刻收住套路，转过身，腰板一挺问：“哪位在看我？”

赵天亮：“爸，是我。”

赵父惊喜地：“天亮？”

“对。”

赵父想起了什么，立刻收住脸上的笑容：“等等。这次是怎么回来的？”

“爸，连里批准了我的探亲假……”

赵父：“那好。你是兵团战士，我当过团长，要像部队里那样，正规点儿。”

“正规点儿？爸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在部队，战士见了团长，该怎么样？”

赵天亮看周萍，无奈苦笑，复看着父亲，不以为然地：“爸，那太可笑了吧？”

赵父：“那有什么可笑的？快点快点，要不不让你进家门！”

赵天亮只得敷衍地：“报告父亲……”

“不行不行，太近了！退远点儿，要跑步到我跟前。”

赵天亮回头看了看周萍，无奈地后退。

周萍掩住嘴，几乎要笑出声来。

赵父凭感觉“望”着十几步外的儿子，大声喊：“来标准的啊，你小子是不是应付我，我凭感觉是会知道的。”

赵天亮跑步至父亲跟前，响亮地：“报告父亲同志，儿子赵天亮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归来探家，请允许迈入家门。”

赵父上前一步，紧紧拥抱儿子：“哈哈，老子终于又找回点儿团长的感觉啦！儿子，你可两年多没回来了！我以为你记仇了，再也不回家了。”他边说边亲切地拍着赵天亮的背。

赵天亮：“爸，我还带回来一位战友，她是上海的，我得让她住在咱们家里，替她买到哪天的票她哪天才能走。”

“哦，怎么不早说！”赵父推开儿子，伸出一只手，热情而真诚地，“欢迎欢迎，握握手吧！”

周萍赶紧走上前，从棉手闷子中抽出小手，与赵父的大手握了一下，同时礼貌地：“伯父好……”

赵父立刻把手松开，皱起了眉，他走到一旁，低声然而严厉地：“天亮，过来！”

赵天亮走到父亲跟前。

赵父：“女的！怎么回事？”

赵天亮：“是啊，女战友，难道我们家只欢迎我的男战友，不欢迎我的女战友吗？”

赵父又扯着儿子走开几步，脸色阴沉下来：“别狡辩！你小子给我坦白交代，是不是搞上对象了？”

“不是对象，是爱人。”

赵父急了，几乎吼起来：“你小子还把人家搞怀孕了不成？！”

赵天亮也急了：“爸，你小声点儿行不行？这不是在家里，是在外边，让别人听到，传开了好吗？”

赵父：“嗨，你！”

周萍不安地看着站在远处的父子俩。

这时，赵母一手拿着脚垫，一手拿着笤帚，推开家门走了出来。她刚想清理一下脚垫，忽然看见儿子，丢下脚垫和笤帚，几步走过来搂住了儿子，激动地：“儿子，你可把妈想死了！”

赵父沉着脸。周萍低着头，不安地坐在椅子上。

赵母坐在赵天亮旁边，双手抓着儿子一只手，目光温柔地看着周萍：“小周，父母做什么工作？”

周萍不知如何回答是好，抬头求助地看着赵天亮。

赵天亮：“小周她妈妈也是医生，只不过不是军医，她爸爸……也在部队，只不过不是现役。妈你别老攥着我手，太不习惯了！”赵天亮从母亲手中抽出自己的手，转移话题地，“中午吃什么饭，我来做！”

赵母笑了：“这才早上九点多钟，你俩都没吃早饭吧？我去给你俩弄点

儿吃的，先垫一垫。”

周萍：“伯母，别麻烦了，我不饿。天亮，我想……我还是走吧，我给你们带来太多的不方便了……”

赵母：“那怎么行？不能走！票的事儿，让天亮负责。屋里热，快把衣服脱了！”她说着，走进厨房去了。

赵天亮走到周萍跟前，拉住她的手恳求：“听我妈的话啊？今天是星期日，浴室晚上开放，你就不想好好洗一次澡吗？”

周萍被说服了，摘下围巾，开始脱棉袄。

赵父：“小周啊，如果你走了，最不高兴的可不是天亮，也不是他妈妈，而是我。那我会以为，我说了什么你不爱听的话，你挑理了。”

周萍：“伯父，那我就不走了。”

“这就对了嘛！”赵父变得热情起来，“刚才天亮也没说明白，你父亲具体在部队做什么工作？”

周萍又一愣，再次看赵天亮。

赵天亮：“我刚才没说明白吗？那，我就替小周说明白点儿。爸，小周这人呢，她在生人面前不太爱说话，她父亲，那是上海鼎鼎大名的武术家，受聘于上海的特种部队，做擒拿教练，虽然不是现役，但享受正师级待遇呢！”

周萍对赵天亮不满地摇头。

赵父：“哦？小周啊，那你……武术方面，是不是也会几手啊？”

赵天亮：“爸，想跟她学两招是吧？”

“对对，学两招，没事儿练练，强身健体嘛！太极拳动作太缓慢了，像我这种急性子，打着总觉得不过瘾。”

赵天亮替周萍解围：“您看不见，她就是想教，您也没法学呀！”

周萍：“大伯，别听他的，我一招儿也不会。”

赵父：“你不是谦虚吧？我常听人家说，武术界里，有家传真功夫的，轻易不显露。”

“伯父，我真的不会。”

“小周啊，到厨房来帮我一下。”幸好这时赵母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，周萍借机起身走进厨房。

赵父让赵天亮坐到了他的身旁耳语：“我喜欢武术人家的女儿，也能接受话不多的姑娘。既然已经对上了，那就继续对下去吧。但是，如果弄出了什么麻烦，必须老老实实在向你妈交代！她毕竟是医生，肯定能替你们排忧解难，明白？”

赵天亮：“明白，明白。可是我发誓，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可交代的……”

赵天亮拎着个小袋子，在大院里的公共洗浴门口等周萍。周萍头上包着毛巾从女浴室走了出来。

赵天亮：“我拿着盆儿。”

周萍把盆递给他：“不是叫你洗好了先回家嘛！”

赵天亮：“不等你还行！这院子挺大，怕你找不到我家门了。”

“我还不至于那么不记道。我可跟你说啊，我真生你气了。”

赵天亮：“我早看出来，也知道为什么。”

周萍：“你怎么可以编出那么一套不着边际的谎话骗你父亲呢？而且还使我当时似乎认可了你的谎话。”

“谎话都是不着边际的，否则还叫谎话吗？似乎是一个不确定的词，对我的谎话，你既没有附和，也没有点头，所以不必觉得心里不安。我父亲信了，母亲也信了，他们都开始喜欢你了，这是最主要的。”

周萍突然站住，凝视着赵天亮：“反对！我虽然是‘黑五类’的女儿，可我的父母从小就教育我，说谎骗人是可耻的行为之一。现在我都觉得我有点儿可耻了。”

“好好好，我向你承认错误，你别太往心里去了，行吗？”

赵天亮四顾无人，捧住周萍的脸吻了一下。

周萍这才微笑了。

赵天亮：“替你买到明天晚上的票了，也不谢谢我？”

周萍也四下看了看，反过来捧住赵天亮的脸，吻了他一下。

“今晚美美地在我家睡上一大觉，明天白天我陪你在北京各处玩玩啊？”

周萍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周萍坐在赵家客厅的镜子前，赵母站在她身后，用吹风机为她吹头发。

赵母：“这东西还是托人从上海给我买来的呢。可是成了自己的了，却很少用了。”

周萍：“伯母，您对我真好。”

赵母将吹风机关了，放在桌上，拉着周萍坐到沙发上，语调暖暖地：“小周，我喜欢你。”

“伯母，我看出来了。”

“告诉我实话，你和天亮，你们不是一般的战友关系，对吧？”

周萍脸上微微发红，垂下目光，点了点头。

“天亮他对你好吗？有没有那种时候——他对你不讲道理，乱发脾气，明明委屈了你、伤了你的心，还不肯主动认错？”

周萍微笑着摇头。

赵母：“以后，你回上海探家，从上海回兵团，这儿就是你的另一个家啊？”

周萍不由自主地偎入赵母怀里：“伯母，我会的……”

赵母：“天亮他爸性子不太好，一个带过兵、冲锋陷阵地打过仗的人，双目失明了，整天大闲人似的待在家里，还享受着部队里的种种光荣待遇，他感到内疚。所以呢，以后熟了，说不定他也有跟你发火的时候，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？”

周萍：“伯母，我记住了，您放心吧。”她眼睛里已经盈泪欲滴。赵母

对她的这番爱护，让她更加不愿成为赵天亮人生的负累了。

房门开关的声音让周萍与赵母分开了，赵天亮和父亲先后走进来。

赵母问他们：“你们到哪儿散步去了，这么半天？”

赵天亮手背在身后：“我爸说走远点儿，为的是给小周买到一种她可能没吃过的东西。”

赵母：“都是中国人，能有什么咱们吃过、人家没吃过的东西？”

赵天亮将背着的双手伸了出来，两只手各拿了一支大糖葫芦。他将一支递向周萍。

赵天亮问周萍：“吃过我们北京的大糖葫芦吗？”

周萍：“没吃过，但听说过。你怎么不给伯母也买一支？”

“给他妈买，那得花我钱，要不好人都让他做了。”赵父也将双手从背后伸了出来，他的两只手上也各拿一支大糖葫芦。

赵母：“我想他们父子俩心里也不能没有我嘛！”

赵父：“那不是忘恩负义吗？”说着，把手里的一支糖葫芦递了过去。

待赵母从赵父手中接过了一支糖葫芦，周萍才也从赵天亮手中接过一支。

赵天亮：“过了北京，往南就见不着糖葫芦了。”

他待周萍咬下一颗，问：“好吃吗？”

周萍幸福地笑着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夜深了。赵家的几间屋子都熄灯了，赵天亮在客厅沙发上酣实地睡着。赵父赵母也已上床，赵母在台灯下织毛衣。

赵父问赵母：“那小周，长得怎么样啊？”

赵母：“很秀气，挺漂亮的，性格也很文静。”

“那我能感觉出来。”

“没想到，咱们天亮这么有眼光。哎，你可不许给搅黄了啊！”

赵父：“我是那么不好的父亲吗？”